

中共建立航艦作戰兵力研析

海軍中校 程民忠

提 要：

一、航艦戰鬥群是遠洋海軍的基礎，是軍事力量從近海轉向遠洋的關鍵，是防禦轉向攻擊的關節。是否建造航艦，則是不同的國防戰略思想的分野。

二、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上將於1986年指揮海軍開始航艦建造的論證工作，並提出要在2000年發展航艦。當時劉華清的設想是「七五(第七個五年計畫)開始論證，八五搞研究，二千年視情況上型號」。

三、儘管中共軍方發出不同的資訊，但海外軍事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正處在全力以赴研製航空母艦的前期準備階段，航母艦隊成型和出海只是時間問題〔註一〕。

四、中共研製航艦能力不足的地方，除不具建造經驗外，尚有部分關鍵性之技術，有待突破。因此，中共未來判將積極向外尋求協助。

關鍵詞：航艦戰鬥群、中共、海權、美國、航空母艦、近海防禦、常任理事國

壹、前言

「亞丁灣，中國海軍來了！」這是在中共海軍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護航編隊抵達會合點後，《解放軍報》記者驕傲地寫下的字句。中共認為其海軍出現在亞丁灣，是一個大國對於責任義務的擔當、對於和平安寧的守望。中共無疑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排行第二的能源消耗國、排行第三的國防預算、**排行第四的經濟體**。不過，對國際社會來，卻不能不以忐忑不安的心情來看待，因為帶有軍事行動意味的國**際**遠洋航行，確實是中共海軍 史上第一次。因此，有評論將中共海軍的此次行動與907至1909年間的美國海軍「大白艦隊」環球航行相提並論，那次環球航行讓西方列強和日本承認了美國海上強權的地位。

與1996**繞**台海危機時美國出動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相比，此次中共海軍護航艦隊可 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畢竟這是中共首次派遣海上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利益，且明確表明這是中共對其大國義務與責任的擔當，2009年3月20日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更對正在訪問中國的日本防衛相濱田靖一表明，「中國不可能永遠不建造航空母艦」，此為中共國防最高層首次對外國政要明言中共決定建造航母〔註二〕。如此，外界就不得不認真思考，長期著眼於近海防禦的中共海軍，已將打造遠洋戰鬥力當作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此外，隨著中共的經濟快速發展、對海洋運輸安全的需求日增、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領土紛爭、對鄰國日本重整武備之顧慮及「臺灣問題」、「外力干預」等諸多因素，使其不得不重視海軍現代化的建設及朝向遠洋海軍建軍的發展藍圖。

因此，未來一、二十年，中共海軍發展航艦是否將對亞洲地區的實力平衡生巨大的衝擊？此前美國扮演東南亞地區穩定的維護者，是否會因中共海軍崛起而讓出其角色？均有待研究探討。

鑒此，本文主要目的非在推論中共航艦兵力何時納入戰鬥序列，或是就其建造何種型式、數量之航艦做出結論，相反的，希望透過對中共安全需求與軍事戰略之整體評估，對其航艦兵力發展策略進行分析，因其發展與建立以航艦為中心的海軍作戰兵力將形成深遠影響。其次，將就中共發展航艦兵力所要面對之各項技術挑戰進行扼**要** 明，最後，就其海軍航艦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實施簡析。

貳、中共的安全需求與軍事戰略

當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發展階段，為了捍衛國家利益，凡是瀕海國家都盼望擁有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它主要由作戰艦隊和商船隊構成。關於作戰艦隊力量的強弱，人們往往以是否擁有航空母艦做為衡量的一個標準。中共海軍的「航艦情結」由來已久，影響並牽動一個世代海軍的思緒。但興建航艦不是海軍所能決定，它取決於戰略需要、經濟條件和科技等綜合國力等，並直接衝擊整個解放軍的兵力結構和建軍方向。

俄羅斯「商人報」也曾報導中國正與俄國就出售50架Su-33艦載戰鬥機進行談判，顯見中國發展航艦兵力確實是如火如荼地進行。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中共北海艦隊副司令王福山2009年3月4日證實，同年4月中共**海軍**將在山東青島舉行大規模的海上 兵儀式，慶祝中共海軍建軍60周年，並向國際社會發出邀請函，軍事分析家揣測，大陸可能利用海軍成立60周年宣布建造第一艘航艦〔註三〕。姑且不論上述各項報導是否屬實，若要成為一個未來綜合國力皆要與美國一爭天下的大國而言，航空母艦確實在民族自尊、遠洋戰力及國際政治影響力的提升上提供多重利益。

歷外，一些國家再次挑起南海爭端，除了複雜的 史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誘因：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所有締約國必須在2009年5月13日前提交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案給聯合國劃界委員會，讓委員會審議劃界案〔註四〕。造成中共與日本掀起新一波的釣魚台列嶼之爭，菲律賓國會又通過領海基線法案，**將黃海**的 岩島和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劃為菲律賓領土，使雙方有關南海 岩島的歸屬權也發生了新一輪的爭端馬來西亞總理登上彈丸礁慰問島上駐軍，宣示「主權」所造成的爭議。如果再加上1艘中國大陸的貨輪在2009年2月15日遭到俄國邊防軍開火，導致該船在俄羅斯納霍德卡港附近沉沒，船上10名大陸船員中有3人獲救，7人**溫**失蹤。這一連串的事件，不只讓中共的海上安全不斷升，也使得中共海上安全戰略又開始受到重視。中共政府近年一直主張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解決南海問題，顯然建造航艦與解決南海爭端並無必然聯繫，但建造航艦不僅適應其海軍從近海防衛走向遠洋防衛的需要，同時可形成強大的威懾力，無疑也將增加解決南海爭端的政治籌碼〔註五〕。故中共師法美國要想在21世紀擁有自己航空母艦戰鬥群，以鞏固其區域強權地位，就思維邏輯與軍事常識而言，實屬必要也必然之建軍政策。

一、安全需求

「海上安全」指的是個人或國家在海上的活動、權利與利益，不受外國政府或非政府力量的侵害與遭遇風險，主要目標是一個國家儘可能的取得對世界海洋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註六〕。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當前各國的海上安全是伴隨著安全邊界的移動，而進行動態的移動，畢竟全球化現象已經被當成是一種跨越疆界的行為，所以各國在維護海上安全方面，已經不可能再固守有疆界，而不對疆界以外的海上安全活動加以關切。這由各國在索馬利亞海域進行船隻護航的行動，就是一種顯例。

中共建政初期，因身處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中，生存受到嚴重威脅，軍事安全遂為國家安全之核心〔註七〕。然隨著國際戰略情勢與安全環境的轉變，於1978年召開之中共11屆三中全會中，提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至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迄今並未發生改變〔註八〕。此種政策指導下，即為中共的改革開放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自然而然地亦成為其國家安全戰略核心，換言之，就當前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而

言，「發展權」顯然已凌駕於「生存權」之上〔註九〕。而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與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互賴日趨緊密，致其國家未來發展無法獨立完成，必須掌握全球脈動並與世界經濟活動接軌。為達成此目的，中國必須擁有能自由及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註十〕。

再者，中共並非完全的陸國家，還有近1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不僅有海權需要維護，而且其經濟發展高度仰賴能源安全，依2008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所列，其所使用的石油有半數來自中東地區，將近1/4則來自非洲，因石油運輸必須經過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峽，這片海域向來是美國、日本及印度等國的勢力範圍，一旦海上能源運輸線遭封鎖，中共極有可能面臨石油安全問題。且其海外貿易對海洋運輸也有重大的依賴性，而中國的周邊，已經佈滿了航艦，除了連接帕米爾高原的西方，中國東南北三個方向，均有航艦的存在。2008年5月，常駐日本的美國「小鷹號」常規動力航艦正式退役，取而代之的是「尼米茲」級核動力航艦「華盛頓」號。這是一艘排水量超過10萬噸，搭載各類艦載機70餘架的超級航艦，美國靠這個航艦戰鬥群，保持著對東北亞地區的威懾。在南亞，印度海軍目前擁有1艘「維蘭特」號航艦，而且已經向俄羅斯購買了1艘「基輔」級航艦「維克拉馬迪亞」號，印度海軍聲稱，其國航艦2011年就能下水〔註十一〕。這樣，印度海軍就能擁有3艘航母，形成了全天候戰備執勤能力。在南亞，除了印度海軍之外，泰國海軍也擁有1艘航艦。因此，合理的推論，中共極需建立航母戰鬥群以擁有強大的海權，來護衛海上能源運輸與安全。

二、軍事戰略

中共「航艦派」和「潛艇派」之爭曠日持久，但無論是從戰鬥力，還是從威懾力來看，潛艇是無法望航艦項背的。即使是「潛艇派」的鼻祖前蘇聯，也並不排斥航艦的發展。因此，航艦和潛艇之爭，不是誰有誰無的問題，而是誰主誰輔的問題。1949年4月23日，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在少將司令林遵的率領下投共，當天，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一支海軍部隊—華東軍區海軍宣布成立，4月23日因此被定為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的日子〔註十二〕。由於中共人民解放軍成立初期，主要任務是海岸防禦〔註十三〕，故當時中共海軍僅是一支沿海活動的近岸海軍。因此，1950年代，其海軍初期兵力整建目標為「飛、潛、快」，乃遵循毛澤東「積極防禦、近岸作戰」的戰略方針，置重點為具高機動性的飛機、高隱密性的潛艦與打擊力強的魚雷快艇，提倡在近海以魚雷快艇群集作戰的海上游擊作戰。此一師承前蘇聯海軍「沿岸防禦」理念，一直主導中共海軍建軍數十年之久，當中共1970年底開始推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後，即開始修訂其國家發展方向，從封閉自主的形態開始朝向以海洋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形態發展。同時其國家發展策略中海軍的現代化計畫，即開始扮演首要角色，而八〇年代末期，海軍出身的劉華清升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後，他強調海軍的四個現代化，即「電子化、自動化、導彈化與核子化」，更為中共海軍邁向現代化的開端。

雖然經了不同時期的國家發展策略與戰略環境轉變，毛澤東時期沿用至今的積極防禦戰略仍是當前中共軍事戰略的指導方針，然而，隨著中共所處戰略環境的轉變，加上人民解放軍的軍力不斷增長，其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指導，實質涵卻已發生根本轉變，已由初期「誘敵深入」的人民戰爭觀轉變為「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甚或「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的概念〔註十四〕。中共海軍過去基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指導方針，加上受限於遠洋戰力不足，只能建構沿海防禦戰略。如今為了維護海上安全，中共建造航空母艦似乎已經迫在眉睫，他們認為有了航艦才有實力向遠洋挺進。這一方面共軍曾經透露，北京在2008年12月30日由軍方主持的一部檢討會議上，軍方幹部明「中共海軍從2009年起將開始積極建造航空母艦」。而中共已開始自製電力控制系統的零件，將以2015年為期，完成兩艘一般型航空母艦的建造。共軍也計畫到2020年之前，將確立航艦的運用體制，企圖跨越連結琉球、臺灣、菲律賓等第一島鏈〔註十五〕，這也是其實現控制第一島鏈，巡航第二島鏈海洋戰略藍圖的保障。再從海權角度看，要掌握制海權，航艦是最有效的手段，且航艦象大國地位，若內共航艦加入陣容後，可增加遠洋投射能力，將西太平洋第一島鏈變成中國大陸海，增加戰略威脅性與破壞區域穩定能力，並可加速收回臺灣與南沙，是「沿岸防禦」轉向「近海防禦」的保障。因此，中共積極防禦的戰略非單純地被動防禦態勢，而是蘊含著某種程度的攻勢作為。中共欲建立航艦艦隊的目的，一方面為提高遠洋作戰能力，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對臺灣作戰時牽制美國航空母艦的介入。

再者，中共自承是一個濱海大國，且在其東方海域上構成太平洋的第一島鏈，造成其海權發展的限制，其中仍存在許多主權的紛爭，諸如臺灣問題、釣魚臺島嶼爭議、東海油田爭議〔註十六〕。這些都必須靠海上武力的建立才能獲得實質的保障。另就軍事戰略態勢而言，若失去南海諸島及其領海海域，中國將喪失南部海洋防禦的廣闊縱深，國家海上生命線將有相當大的部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國防線將被壓縮至海南島，海洋資源方面的經濟損失更大。隨著中共對外改革開發程度日增，其國家利益早已跨越國境〔註十七〕，並超越了領土、領海與領空等傳統疆域，為有效保護並進一步拓展海外戰略利益，中共必須擁有相應的戰略與手段，將其權力與影響力投射至攸關其利益的各個不同區域。因此，中共籌建以航艦為中心的海軍作戰兵力，是有助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執行與落實。最近中共比較積極的參與海上安全行動，包括派遣3艘艦艇前進亞丁灣護船，以及派遣「廣州號」驅逐艦參與在巴基斯坦海域舉行的多國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等，可說是中共調整「海上安全戰略」的第一。

參、中共航艦發展的困境與挑戰

航艦的運作並不簡單，很少國家能像美國海軍那樣有近百年的經驗來控制它們。蘇聯曾試過，但失敗了；其他國家的成就也有限，因此要真正加入這個俱樂部並不容易。就算中共擁有可搭載約10架戰機的中型航艦，編隊遠赴南海執行任務也未必能對越南等國空軍造成足壓力，反而落入「中國威脅論」口實，讓美軍提前進駐南海，政治的負面意義可能更高過軍事意義。中共海軍建造航艦更面臨許多挑戰，部分挑戰來自投資航艦艦隊的機成本。中共的鄰國已建造能遠征的兩棲作戰艦艇，當北京集中精力於航艦時，日本和韓國都已提高戰艦的級別，澳大利亞海軍也在緊緊追趕。而鄰國快速發展的壓力及所面臨的差距，無疑增加了中共海軍在海岸線以外投放兩軍力量的緊迫性。長期以來，中共一部對於海洋戰略武力的運用爭議不斷，過去曾暫時擱置建造航艦計畫，但並未放棄吸收航艦技術的機會，多次派員至國外考察，並聘請俄羅斯專家至中國大陸講學，引進不少航艦設計技術。也藉採購俄羅斯及澳洲報廢的航空母艦從事相關研究，中共先後取得蘇聯淘汰「明斯克」

(Minsk)、「基輔」(Kiev)與「瓦雅格」3艘航母，顯示其借鏡俄羅斯經驗。但除了認識船體基本結構、設計和接技術外，並無法取得太多附加價。眾所周知，航艦所代表的意義非單純地只是1艘超級大船，其所代表的將是將海戰的模式從平面推向立體，展現遠距離戰鬥的能力。在軍事的意義上，航艦的用途在於遠離母港水

域從事軍事或戰鬥任務，因此，航艦不單為具有強大力量的戰術武器單元，更是當代海權的展現。而航艦本身並不能形成有效的戰鬥力，除建造航艦外，還要有艦載機、護航艦隊，這樣才能形成戰鬥力。所以航艦必須要**有效**整合空中、水面、水下等各戰鬥單元成為航艦戰鬥群，方能有效達成使命。嚴格，航艦的有效運作，已非技術、資金和戰力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大的系統集成，需要嚴謹的系統管理和成熟的現代管理文化做為基礎。不過，就算中共有辦法克服技術上的困難，製造或改裝出數萬噸的航艦，但要能整合成為一支有效的航艦戰鬥群，仍須面對許多困境與挑戰，這些困境與挑戰計有財政限制、兵力結構、艦載戰機與人員訓練等。

一、財政限制

興建航空母艦必須考量戰略需要和科技等綜合國力，更重要的是國家經濟條件允許。以美國海軍為例，維持1個尼米茲級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全壽期總費用至少需400億美元；而美國海軍最新型「福特號」航艦光建造經費就高達80億美元。中共最少需建造2艘中型航空母艦，以便在東海、南海各成立航艦戰鬥群〔註十八〕。從經濟效益角度，航母是高耗費艦種，不僅造價昂貴，巨大的維持費用也十分昂貴，想具備1個中型航母的有效戰鬥力估計至少要800億人民幣〔註十九〕。若中共興建航艦勢必排擠其他國防預算，對兵力結構和建軍方向將生重大衝擊。再者，中共海軍老舊艦艇數量龐大，潛艦、水面艦與海航戰機的現代化較航空母艦更為迫切，發展航空母艦將幾乎佔據大半的國防預算，勢必衝擊國防預算分配和兵力結構，容易遇到其他軍兵種乃至海軍部主張核子導彈潛艇派的阻力，如此對中共海軍的整體現代化將形成不利影響。即令中共整體經濟實力內增，除非中共軍方能獲鉅額資金，否則此問題短期仍無法獲得解決。

二、兵力結構

一般而言，航艦戰鬥群在遠距水域具有優異作戰效能，但也使其成為敵方意欲打擊的高價目標，為因應來自空中、水面、水下等不同威脅，就必須具有區域防空、水面防衛與反潛作戰能力的艦艇進行護衛，而其艦載機尚須具有空對海作戰能力，此外，為有效掌握戰場資訊，預警機亦為其不可或缺的基本配備。中共海軍10餘年來全力發展航艦戰鬥群的配屬艦艇，包括潛艦與多功能水面艦，南海艦隊納入一六七深圳號（〇五二B）、一六八廣州號（〇五二B）、一六九武漢號（〇五二B）、一七〇蘭州號（〇五二C）與一七一海口號（〇五二C）等新型驅逐艦，其中具有區域防空能力的蘭州號與海口號，更是航艦戰鬥群不可或缺的要角。在柴電潛艦方面，現有基洛級、宋級、明級潛艦，在核潛艦除了老舊的夏級飛彈潛艦與漢級攻擊潛艦外，已有至少2艘新型〇九三攻擊潛艦下水，另至少有1艘配備巨浪二型彈道飛彈的〇九四核動力飛彈潛艦已下水完成戰測與訓練〔註二十〕。儘管如上述報導，中共已引進或自力建造了部分先進艦艇，但其數量上仍相當有限，若要建立一個航艦戰鬥群，幾乎要動用所有先進艦艇；而一個航艦戰鬥群並不能形成有效戰力，至少有兩個航艦戰鬥群輪換部署才能形成真正的戰鬥力，這將對其既有兵力運用生嚴重衝突與困擾。

三、艦載戰機

艦載機的主要使命是用於對空中、水面、水下和地面目標實施攻擊，並遂行預警、偵察、巡邏、護航、佈雷、掃雷、補給、救護和垂直登陸等任務。長期以來，艦載戰機一直是中共組建航艦作戰兵力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從定型到生或購買到部署的時間都不短，飛行員形成戰力的時間就更長，解決之道就是向外購買、對現有陸基戰機進行改裝或研製新型戰機。一般而言，新式戰機的研製到生的週期是非常長的，而且，對於武器而言，如何應用才是真正的軍事秘密，故中共應以向外購買或對現有陸基戰機進行改裝為主。目前有關中共航母上的艦載機有不少傳聞，一是殲十的海軍版，亦有推測是殲十一，或從俄羅斯引進蘇卅三，一種版本都需和航艦構型配套。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獲悉，2009年12月18日殲十艦載機試飛成功，意味中國興建航母將成事實，但此訊息未獲中共証實〔註二一〕。即令其艦載戰機完成定型，艦載機的起落架強化技術及為了有效操作與安全起降戰機，所必須仰賴特殊的起降導引方式，如蒸汽彈射器建造技術、攔機索與光學輔降系統整合等問題均尚待解決。

四、人員訓練

航艦與艦載機的操作對任何國家海軍而言均非一件易事，須長時的經驗累積與傳承，方能有效達成航艦使命。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稱，航艦是一個複雜的戰力平台，造出航艦本身只是第一，如何協同空中和海上作戰，如何訓練艦載機聯隊，如何研發和裝備先進的雷達和指揮與控制系統，都需要不短的時間，而培養一個成熟的航艦指揮官更至少需要5年時間〔註二二〕。一直以來，中共都缺乏航艦與艦載戰機的操作經驗，亦無法由他國或盟國海軍獲得相關經驗，這將會拉長航艦建造完成至實際形成戰力的時間。以英國為例，1978年其「皇家方舟」（HMS Ark Royal）號航艦除役後，英國海軍流失了許多操作大型甲板航艦的經驗，而為了操作將於2014年成軍的65,000噸級航艦，因此，英國海軍準備派員至美國與法國海軍重新學習操作航艦的實務工作〔註二三〕。再者，在擁有航艦的國家中，艦載機飛行員始終是航艦培訓體系中的重中之重，由於沒有地面參照物，飛行員經常會覺得自己的直覺比儀錶更可靠，甚至會發生「海天一色」的錯覺，直接衝向海面。因此，具備紮實的飛行技能、熟悉水面艦艇知識、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是各國航艦飛行員共同的培養目標。即使中共目前已經具備了獨立自主建造航艦的能力，也曾於其北方某機場運用模擬的墨爾本號航艦飛行甲板從事艦載機起降訓練〔註二四〕，但由於飛行時數偏低與加上過於依賴地標飛行，故在甲板起降等特定技術方面還存在著不足與不確定的情形。此外，為有效發揮航艦戰鬥效能，其水面、水下與空中資，必須建構起與航艦操作共通、協調與合作之能力，由於及海軍文化與兵種本位主義等因素之關係，對於中共海軍而言，此項問題短時間亦難獲得圓滿解決方法。

肆、中共海軍航艦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現有的國際關係棋盤中，利益博弈是永恒的主題，而實力才是利益保障的根本。美國在亞洲有超強的軍事地位，其構建的第一島鏈也一直是遏制中共海軍的瓶頸。中共欲建立航艦艦隊的目的，一方面為提高遠洋作戰能力，另一方面是為對臺灣作戰時牽制美國航空母艦的介入。惟航艦在很多方面都有著巨大的作用，並不僅僅侷限於作戰，2004年底，一場突如其來的海嘯席捲印尼，美國林肯號航艦快速反應能力和在救援行動中表現出的關鍵性作用使中共意識到，航艦在國家開展重要外交活動、進行人道主義救援方面有廣闊的發揮餘地。在當前金融危機下，中共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共。中共已制定建造航艦計畫可以說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擁有航艦意味著海軍防禦領土的概念將向大洋作戰概念轉換，一旦中共擁有航艦，它的戰略地位就發生改變，這肯定會影響目前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改變東北亞的地區秩序。因此，隨著中共綜合國力日漸提升，其海權

的擴張不僅刺激到周邊國家，亦無可避免地將與世界上最大海權國家—美國生競爭甚至衝突。而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增強，近年來海軍武器裝備更新換代加快，信息化程度明顯提高，相對使其海軍整體作戰能力來有很大提高。但是，與擁有最先進、最多數量，且全為核動力潛艇、大型航艦的美國海軍相比，彼此間的差距並非能在短期內彌合。且無論從金錢還是時間來看，建造航艦都是空前浩大的工程，即便中共在下一個十年中擁有了幾艘航艦，其技術水平仍將與美國有一定的差距，不足以對後者構成根本性挑戰。但仍有可能生一些磨擦，因此，為了避免擦槍走火，一方面兩國軍方都要有一定的適應能力，儘快確立協調機制，加強雙方溝通；另一方面也應該在事態出現時保持一定克制，給外交斡旋留有足空間，畢竟，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雙方誰也不願因海上摩擦而波及經濟、政治等領域。不過，考慮到其他亞洲國家的現狀，中共航艦發展仍足以讓其成為首屈一指的區域海軍強國。

鑑於建造航艦必然會導致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海洋支配權減，並進一步導致中美走向激烈的競爭關係。而中共海軍目前所憂慮的是台海，但將來則肯定不止是台海。中共若將航艦發展的軍力擴張目標放在臺灣，應是希望以優勢軍力迫使臺灣維持現狀，不會做出任何破壞台海情勢的動作，並以軍事武力做為政治互動與談判的籌碼，進而營造政治戰略的優勢，為未來兩岸談判僵局做好準備，同時也使解放軍在未來的海戰以及很有可能與美國在台海衝突的作戰中擁有優勢。因此，中共認為不論是解決台海問題，或是將軍力投射到西太平洋第二島鏈，都必須面臨美國的優勢軍力，為了抗衡美軍介入台海，中共運用「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戰略，希望透過遠距精準海空武力的非對稱運用，以嚇阻或打擊美軍的介入，從而為中共投射在西太平洋的海空軍力排除障礙。另中共一旦擁有航艦則將向東方壓縮美國、日本的戰略空間，將更加有效地威懾美日干預中共統一戰爭的軍事基地和能力。因此對於中共軍力擴張及不明意圖所帶來的威脅，美國早有警訊與準備，並在西太平洋進行相對應的戰略部署調整，如先進戰機及核潛艦前進部署關島、強化與西太平洋國家軍事合作及演習等作為。歷年內，中共認為南海諸島來是其領土的一部分，但由於與陸地相距太遠，一直遭受馬來西亞、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的侵擾，近期更有加劇之勢。中共航艦若建成，時常巡遊南海，由於缺乏同等實力平台，恐怕東南亞諸國也不敢妄動。再者，日、韓是東亞強國，一旦中共建成航艦，日本很有可能借中共建造航艦的契機，宣布自己也將建造航艦借此機會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如果「中」日兩國展開建造航艦的軍備競賽，將會首次同時對韓國的領空和領海構成直接威脅，特別是韓國與「中」日兩國存在紛爭的近海和專屬經濟區防禦將出現大漏洞，而從日本列島中的沖繩島到臺灣和菲律賓，美日海上防衛線也會受到威脅。為此，反制中共航艦已成為兩國制定防衛政策的一大方向。再者，對周邊而言，中共發展航艦，臺灣或許並非最焦慮的，因為航艦固然可對臺灣遂行顛倒正面的作戰，把東部變成前線，使臺灣四面受敵而沒有後方可言；但中共攻台並非僅有運用航艦一途，發展空中加油機亦可遂行其目的，故覺察中共航艦威脅的應首推印度，其次是日本和美國。專家們也評估，中共打造藍海海軍目的是為控制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這條資源生命線，誰控制印度洋，誰就控制了石油和稀有金屬的航道。在石油日益枯竭、替代能源還沒廣泛使用時期前，這條弧形無冰航線更是許多國家生存的咽喉。

伍、結語

綜觀當代亞太國際政治的賽局，主要是崛起的強權（中共）挑戰既存的強權（美國），以及其所伴隨的台海、朝鮮、南海問題或中日對於東海油源的爭奪等。而一旦中共擁有航艦戰鬥群，其在國家安全與戰略、戰術的意義將會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意義上，中共將藉此鞏固其近海防禦，確認與擴大中共的海洋疆界。在戰略的意義上，中共可以藉此阻第三者介入台海戰事的可能，或者採行「攻勢性」作為，防衛中共從中東地區的運油路線；而在戰術的意義上，航艦將延伸共軍的打擊範圍，可以跨越遙遠的距離達成制海和對陸地進行武力投射之目的，故其籌建航艦引發區域軍事衝突的隱憂，不僅牽動亞太安全局勢，更可能導致美國重新思考亞太戰略布局，造成周邊地區的不穩定性。

註一：〈中國正處在研製航母前期準備階段〉，《美國之音》，2008年12月2日。

註二：〈中國防部長 表明將造航母〉，《自由時報》，2009年3月22日。

註三：〈建軍60年 中共4萬海上兵〉，《中國時報》2009年3月5日。

註四：「海軍戰略專家：南海爭端警示中國有必要擁有航母」，《北美新網》，

<http://news.sina.com/ch/phoenix/tv/102-101-101-102/2009-3-20/17173726838.html>，2009年3月20日。

註五：〈南海爭端將推動中國加速建航母〉，《中國新聞網》，

<http://www.cns.hk:89/hb/news/2009/3-11/1596873.shtml>，2009年3月11日。

註六：〈淺談美「中」當前海上戰略發展〉，《青年日報》，2009年3月3日。

註七：郭新寧，〈論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外交評論》，第88期，2006年4月，頁31。

註八：同註八，頁34。

註九：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頁24。

註十：同註五，頁28。

註十一：〈印度列裝國航母後會變海軍強國嗎〉，《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9-02/25/content_10889640.htm，2009年2月25日。

註十二：同註二。

註十三：王再清，〈淺談新時期中國海軍戰略運用的轉變〉，《軍事史》1999年，第3期，頁34。

註十四：摘 自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的根源、演變與傳統〉，2006年解放軍研究論壇彙編（上半年刊），（台北），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民國95年7月，頁44-47。

註十五：張玉坤、張慧麟，〈衝出中國海的島鏈屏障〉、《戍海固邊—海上安全環境與海洋權益維護》，海潮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頁1-20。

註十六：同註十五。

註十七：郭新寧，〈論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外交評論》，第88期，2006年4月，頁35。

註十八：〈中共發展航母 美國合作式圍堵〉，《青年日報》，2006年9月23日。

註十九：余陽，〈中國是否要圓航母夢〉，《廣角鏡月刊》，2001年1月，頁52。

註二十：《大紀元》，2006年10月27日版，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0/27/n1500033.htm>

註二一：〈中國自制航母，還有五關要過〉，《中國時報》，2009年1月28日。

註二二：〈美專家：中國航母2020才有戰鬥力〉，《大公報》，2009年3月23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9/03/23/junshi01-1053568.htm>

註二三：Vago Muradin, 「Learning to Fly off Big Deck Again: In Atlantic Exercise, British Re-Learn large Carrier Operations」, Defense News, July 30, 2007, p.4。

註四：〈美國軍事智庫 秘中國航母發展 幕〉，《新浪軍事》，2007年4月17日。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7-04-17/0720440141.html>